



▲于漪老师

## 向于漪老师学习上课

□陈军

得有四条,非常切合我的需要,或者说照出了我上课的毛病:

第一,要为自己教的学生认真备课。读于老师的教案,最令人感动的是为学生着想,因材施教。备课就是备自己的学生,备他们的难处,备他们的兴奋处,备教学的关键处。

第二,要有“多功能,立体化”的总结构。学生的学习难处层次多样,各有分布;课文的体式、难易也不一样;教学的目的、要求与能力评估也相当复杂。比如教《荔枝蜜》,于老师教到“颤”字,重重锤打、引导学生反复体味;又比如,教《藤野先生》,于老师说:“无非也是这样,是怎样的呢?为什么写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呢?”由此带出鲁迅的精神孤独。再如教《七根火柴》,“无名战士留给人间最后一个动作是怎样的?”这个疑问,我照样抄过来问我的学生们。

当时学校有听课交流。公开课后,我们研讨的也多是这些教案集及相关教学设计。我与各位老师最感兴趣的,便是提问设计与练习设计。问得对不对,好不好,合适不合适,学生回答得怎么样,等等问题常常是我们争辩的焦点。

2000年,于老师交给我一项任务。对我而言,这无疑是一次私塾式的研究生课程培训。当时,山东教育出版社朱晓晨老师专程来沪向于老师约稿,拟编辑出版《于漪文集》,可谁来编撰呢?于老师把我推荐给朱晓晨老师。朱老师视野开阔,处事干练。我见到她,谈了不到两个小时的话,编辑大纲就粗线条地呈现出来了。我回家整理后请于老师修改,于老师仅改动几字便敲定了。于是我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,聚精会神地编“文集”。于老师发表的文稿找全后编辑,是相当好编的,文稿都是复印件,文字畅达,“眉清目秀”,排个序,纠正一些误排的字,不就可以了。不过,我想这未免过于草率了。如果能梳理专题、划分时序,以待后续深化研究,或许更为妥当。于是,每一类、每一个专题的文稿,我都撰写了概要与札记,特别是有些重点论文,我理出年代,注明时间,编出“年谱”,于老师论文的“时代性”特点便一目了然。

如何上好课,300万字的文章里有答案。时至今日,我对这些内容的研究依旧不够。我觉

在教育发展史上,赫尔巴特的经典专著《普通教育学》,也鲜明强调“无教育性的教学是不存在的”。最近十年,我在语文教学中强调“修辞立其诚”,也就是注重引导学生“说真话”。我觉得在教学中,体现教育家陶行知先生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;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的思想没有错。

第四,追求“课”的艺术美。上课不是说教,上课是审美。循循善诱,春风化雨,兴味盎然,师生一起用生命歌唱。这就是于老师教学的艺术美。1995年8月,全国青年语文教师联谊会(以下简称“青语会”)成立,于老师到场讲学,讲的题目是“让生命在教坛上闪光”,给500多名与会的青年语文教师以极大的鼓舞。青语会让我主持课题研究。我们定的题目是“于漪教育思想研究”。后来请于老师指导,她建议改题为“语文教学艺术研究”。当时,我们很年轻,年轻动不动就谈“思想”。于老师不反对我们追寻“思想”,但更注重指导我们从“艺术”入手。后来,我们着眼于“艺术”,着手于“方法”,专门研究于老师的教学方法。其实,“方法”并不简单,本来就是思想的化身。如果我们上课,都能注重于“方法”设计与指点,因材施教的原则也就落地了。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于老师的名著《语文教学谈

艺录》,谈的是“艺”,“录”的是行动,展示的是一个又一个“方法”,贯穿全篇的也就是于漪教育思想。身作为一名中小学教师,我每日面对的都是琐碎的教育日常,皆是学生成长中的急难愁盼,非常需要教师用具体行动与适宜方法巧妙化解。当一个教师每天能用适当的方法化解一些教学矛盾,让学生及时地品尝到学习的甜头,那他就是教育家,我们敢小看他们吗?

我们知道,于老师对于学生的爱,如春风化雨。我以为,教在“点”子上,导在“行动”中,“化解”学生的难处,就是“爱”的艺术最真切的内涵。我以为千百方中小学生的师爱,最主要的聚焦点就在这里,于老师是杰出的代表。

学习于老师上课不容易,上述几点,我都做得不够,越想越惭愧!纵然我能力有限,却也深知要从小处、实处做起,为自己的学生备好课去上课,带着化解难处的方法去上课,说实话,说真话,着眼于“人”的成长去上课。摒弃夸夸其谈,做到不埋怨学生、坚守教育良知。我愿以此自勉并向各位求教。

附记:2026年3月14日夜,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逝世。3月20日,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联合多所区院级学院举行大型追思会,此文是陈军老师在大会上的发言。

### 作者简介

陈军,上海市市北中学原校长,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、上海市特级校长、上海市中小学特级教师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、上海市劳动模范、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、上海市名校名师、上海市语文基地“主持人”,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会长。

哭闹着告状的学生,我不再急于评判,而是先蹲下来,轻轻拍拍他们的肩膀,说:“老师知道你委屈,慢慢说,到底发生了什么?”让学生把情绪和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,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疏导。等学生平静下来,我再接着问:“那你觉得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呢?”很多时候,学生并非没有想法,只是习惯了把“决定权”交给老师,一句简单的提问,就能唤醒他们的自主意识。

第二步是“教方法”,给学生解决问题的工具。低年级学生年纪小,缺乏解决冲突的技巧,我们需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,教给他们简单可行的方法。比如,遇到同学碰到自己,教他们主动说“请你不要碰我”;遇到同学抢东西,教他们协商“我们可以轮流玩吗”。我还会在班会课上,通过情境模拟、角色扮演,让学生反复练习这些沟通技巧,让他们知道,遇到矛盾不用急着找老师,自己也能试着解决。

第三步是“放一放”,给学生尝试实践的机会。很多时候,我们过度担心学生处理不好,总是包办代替,反而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。现在,遇到学生告状,只要不涉及安全问题,我都会鼓励他们:“你们试着自己商量解决,老师相信你们能做好。”刚开始,学生可能会不知所措,甚至会再次争执,但我不会轻易介入,只在旁默默观察,必要时给予小小的提示。当他们成功解决一次矛盾,那种成就感,远比老师的裁决更能激发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渐渐地,班级里的告状声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之间的友好协商:“我们一起玩好不好?”“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看着学生们从依赖老师的“小不点”变成能自主解决问题的“小大人”,我深深体会到,教育的真谛,不是包办代替,而是适时放手。

低年级的“告状声”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我们忽视了背后的教育契机。作为班主任,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,多一点引导,多给学生一点尝试的机会,就能让每一次“告状声”,都变成学生成长的“脚步声”。

## 让『告状声』变成成长的『脚步声』

□董萍



“老师,他碰我!”“老师,他抢我东西!”每天走进低年级教室,这样的“告状声”总是不绝于耳。起初,我总会第一时间停下手中的事,当起“法官”裁决对错,可久而久之发现,越裁决,学生告状越频繁——他们习惯了依赖老师,却渐渐失去了自己面对冲突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其实,低年级学生爱告状,并非“小题大做”,而是出于他们对规则的朴素认知,对公正的真诚渴望,更是社交能力、情绪管理能力正处于发展期的正常表现。作为班主任,我们不能简单制止或敷衍回应,而要抓住这一教育契机,把“告状”变成引导学生自主成长的“阶梯”,帮助他们从“依赖裁决”走向“自主解决”。

引导自主解决问题,第一步是“缓一缓”,给学生表达情绪的空间。面对

## 在“共学”中激发良好亲子关系的成长力量

□杨明川

女儿高二上学期的期末成绩单,像一块突如其来的冰,瞬间冻结了家中的空气。得知成绩那晚,我还在学校处理期末事务——身为一名校农村小学校长,年末的收尾工作繁杂而紧迫。电话那头,妻子的声音低沉压抑:“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饭也没吃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,却强作镇定:“别急,等我回来。”

作为一名常年与青少年打交道的教育工作者,我深知,此刻任何一句责备、一声叹息,都可能成为压垮孩子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教育不是修理机器,而是呵护一颗正在经历风暴的心。

推开家门时,晚饭已凉。餐桌上,母女相对无言,沉默如雾弥漫。我轻声招呼,女儿只是低头扒饭,手指微微颤抖。饭后,我悄悄走到书房门口,看见她伏在书桌前,背影紧绷,像一张拉满却不松弦的弓。

我没有立刻开口,只是轻轻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,让沉默先流淌一会儿。然后,用最平和的声音说:“在我的印象里,我的女儿一直很优秀。这次遇到了什么困难?自己分析过原因吗?”

她抬起头,眼眶瞬间红

了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嘴唇翕动,却发不出声音。那一刻,我所有准备好的“方法论”“提升策略”全都烟消云散——眼前不是需要纠正的学生,而是我心疼的女儿。我伸手拍拍她的肩:“没事,不急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你愿不愿意利用这个寒假,我们一起努力,把缺口补上?”

她用力点头,眼神里闪过微光。

我没有急于给出“解决方案”。真正的共情,不是替她扛起重担,而是陪她看清路、选对方向。当晚,我逐一联系她的科任老师,诚恳地说:“孩子最近状态不太好,作为家长,我很焦虑,也想帮她。您觉得寒假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?”

老师们感受到我的真诚,纷纷倾囊相授。有的建议从基础题型重建信心,有的提醒注意情绪调节,还有的分享了适合自己的资源。这些来自一线教师的“诊断”与“处方”,让我心里有了底,更重要的是——让我明白,教育从来不是孤岛,而是彼此托举的网络。

第二天晚上,等她完成作业,我们坐在客厅地毯上,像两个朋友。我把老师的建

议一条条摊开,和她一起讨论:“你觉得哪些建议对你有帮助?”她认真听着,偶尔点头,偶尔摇头。我说:“那好,你结合自己的节奏和这些意见,自己制订一份寒假计划吧。你才是自己学习的主人。”

令我惊讶的是,她立刻回房,不到一小时,就递来一张工整到令人动容的作息表——时间精确到分钟,科目轮换合理,甚至标注了“午休30分钟”和“大课间15分钟”。“在家里怎么执行大课间?”我笑着问。“举哑铃、拉伸,或者听一首歌。劳逸结合,效率才高。”她答得认真。那一刻,我忽然意识到:她不是在逃避失败,而是在用行动重建秩序与尊严。

“爸爸,我还有个请求……”她犹豫着,眼神里有光,也有怯意。“您能破费点,让我去书店买些合适的习题集吗?”

“当然,这笔投资很值得。”她顿了顿,深吸一口气:“您……能当我的‘全科老师’吗?帮我批改作业、计时,监督我。可以吗?”

我看着她眼中混合着恳求与决心的光,心头一热:“没问题!这个寒假,爸爸既是你的‘辅导老师’,也是你的‘后勤部长’。我们一起战斗!”

约定,就此生效。

从假期第二天起,我们家进入了独特的“共学节奏”。清晨六点半,闹钟未响,她已起身洗漱,我也同步起床,泡一杯热茶,坐在她对面。她埋头演算,我批改她前一天的作业,或翻阅教育经典,写下心得。她的“课间”,也是我的休息时间——我们一起做几组俯卧撑,聊聊新闻,或者只是静静晒会儿太阳。

批改作业时,我刻意练习“心育式反馈”:不只看对错,更看思维轨迹。哪怕满页红叉,我也努力找出闪光点:“这道题的思路很有创意,只是计算粗心了。”“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比上周清晰多了!”表扬必须具体,真诚,才能真正点燃内在动力。渐渐地,她不再害怕错误,反而主动说:“爸,这道题我卡住了,你能帮我看看吗?”这份直面脆弱的勇气,远比分数的回升更珍贵。

这个寒假,没有旅行与喧嚣,只有灯下两道并肩的身影。我见证她字迹由慌乱归于沉稳,她亦看见我眼中的温柔与信任,在“共学”中我们都感受到良好亲子关系的温情,及其激发的成长力量。

### 育人故事

## 等一株玉兰慢慢开

□乔兆清



初春的校园里,柳条抽了嫩尖,迎春花把枝丫染得金灿灿的,连空气里都飘着热闹的春意。可植物角那株玉兰,还是光秃秃的枝丫,孤零零地立在那儿,和周围的生机格格不入。

看着这株玉兰,我总想起班里的小洲。没开学时,我就听说过这个孩子——智力发育轻度迟缓,比同龄孩子矮半个头,说话轻得像蚊子叫,眼神总是呆呆的。

语文课上,我特意把要求降到最低,只让小洲跟着读生字。可他总走神,我点他站起来,他就弓着背,眼睛盯着我,半天憋不出一个字。好不容易挤出几个音,还常读错,惹得全班同学笑出声。听写时,十四个字能写对两个就算不错;单元考试时,我把卷面翻来覆去地看,连卷面整洁分都加上,可他的分数还是过不了及格线。

下了课的小洲,又像换了个人。楼道里,走廊上,总见他追着其他孩子跑,后来还和几个调皮男生一起互相追逐。可他不会保护自己,每次磕碰受伤的都是他。

有一回,他嘴角挂着血,委屈地跑到我办公室,说同学欺负他。那天办公桌上堆着没改完的作业,想到小洲的成绩总排在后面,想到我跟他说过无数次“别乱跑”,他却从没听进去,我忍不住发了火,还严肃地跟那几个一起玩儿的孩子说:“不许再带小洲疯跑。”

那之后,教室纪律确实好了,小洲也再没受过伤。我起初还暗自庆幸,觉得自己护住了这个弱小的孩子。可慢慢地我发现,同学们都怕跟小洲玩会惹麻烦,见了他就绕着走。课间休息时,教室里满是孩子们欢快的笑声,小洲却缩在角落的座位上,手攥着衣角发呆。他孤零零的样子,多像植物角那株玉兰啊——别人都在绽放,只有他停在原地,看得人心里发紧。

我忽然意识到,我哪里是在保护他?我是把他和伙伴们隔离开了。说到底,还是我悄悄给他贴了“麻烦孩子”的标签:学习不好,还爱惹事,每次处理他的伤口、调解他和同学的矛盾,都要占用我不少时间。我对他的耐心,被这些“麻烦”磨没了,连最基本的育人初心,都差点忘了。

其实小洲哪里是“麻烦”,他只是跟不上罢了。下课疯跑,不过是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,可他不知道该怎么避开碰撞;上课走神,或许是那些生字、课文,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佐藤学先生说过:“教师工作最重要的是接受所有的学生。教师要想得到尊敬和依赖,只有一个方法,就是去接受、尊重、依赖。”这话一下子点醒了我。没有真正的接纳,又谈什么教育呢?

我重新排了班级小组,把小洲放进了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小组——组长小晴性格温和,组员也都乐于助人。班级评价小组的标准也改了,不再只看成绩,还看小组里有没有互相帮助,有没有一起完成劳动任务。

变化慢慢出现了。上课读课文时,小晴会坐在小洲身边,手指头点着课本上的字,一句一句跟他一起

读;写作业时,同桌会跟他说“今天咱们先写这五个字,写完了交”,他的字居然变得工整;课间小组做保洁,他会跟着同学一起蹲在地上捡纸屑;放学时,他会怯生生地跟我道一声“老师再见”——以前他可从来不敢主动跟我说话。

我也调整了对小洲的关注方式。不再盯着他的分数,只看他上课时有没有跟着读、跟着写;作业不纠结对不对,先看他有没有完成;课间常找些小事让他做——“小洲,帮老师把黑板擦了吧”“能不能把劳动工具摆整齐呀”。他做得认真,我就夸他“擦得真干净”“摆得真整齐”。有时他没事做,我会拿一本绘本给他,或者让他练字,还送了他几本带图画的故事书。

一天又一天,我既把小洲当成其他孩子一样对待,同时悄悄多留意着他——偶尔提醒小晴“多跟小洲说说话”,看到他不敢举手时,会主动点他回答简单的问题。现在小洲上三年级了,虽然他还是比同龄孩子瘦,反应也慢些,回答问题时依旧会用迟疑的目光看着我。可他的字写得格外漂亮,作业常被老师贴在教室后面的“优秀作业栏”里;他还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,下课后总主动捡教室里的垃圾。今年三月选“班级小雷锋”时,班长念完候选人,底下同学都喊“小洲!小洲!”,投票结果一统计,全是他的名字。

那天我又路过植物角,忽然发现那株玉兰开花了。春风里,满树白色的花朵像小喇叭,迎着阳光开得热烈又娇艳。原来不是它不开花,只是它需要更多时间积蓄力量,要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期。小洲不也是这样吗?作为老师,我们总盼着孩子“快些成长”“早点优秀”,可忘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。就像园丁不会逼着玉兰和迎春花一起开,教育不也该如此吗?接纳每个孩子的不同,用耐心引导他,用欣赏鼓励他,给他他成长的时间和空间,总有一天,他会像那株玉兰一样,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